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五目次

讓直

明二

翰林院修撰江景孚暉

給事中趙鴻達漢

南京監察御史戚世英雄

刑部侍郎王德深浚

禮部主事戚賢徵應奎

南京兵部侍郎陳棟

右都御史魏伯深有本

監察御史包元達節

刑科給事中張懋達遠

工科給事中周天保祚

弟祥附

陝西左叅政陸元溥博

湖廣右叅議楊惟仁言

翰林學士程舜敷文德

雲南道監察御史謝如鼎瑜

吉安府知府葉肅卿應卿

南京鴻臚寺正卿史應之朝賓

南京兵部主事劉允卿世龍

廣東按察司副使沈靜夫謚

工科給事中馮惟良汝弼

南京刑部尚書翁德宏博

刑部尚書張鍾誠永明

通政司通議徐以言學詩

禮科給事中錢懋垣薇

子與
映附

禮科給事中沈宗安東

錦衣衛經歷沈純甫鍊

子襄附

刑部尚書趙元朴錦

父墳附

陝西提學副使陸與培光祚

兵備副使張體徵應治

光祿寺少卿鄭叔初履淳

子心材附

廣東左叅議項子長篤壽

右都御史沈純父思孝

監察御史許長孺聞造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余世用繼登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晉安馬 欲季聲氏閱

謹直

明二 共三十三人

翰林院修撰江景孚暉

江暉字景孚仁和人尚書灝之子侍郎曉之弟舉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入讀中秘書初登第卽喪偶朝貴擬以錢字族女時寧貴勢傾天下衆莫敢忤其意暉獨

峻拒之已而 毅皇帝將南巡暉與同館舒芬等抗疏
力諫受杖幾斃謫授廣德州知州爲政廉正剛毅甫下
車卽法其豪梗者以令於州民皆悅服有大姓警覈數
年官司不能平將尋干戈暉徐以一言而解勞不坐乘
衣不重采省徭役減供應以身勤民民大惟樂之歌謠
謳吟徧於里巷以翰林院編修召尋進修撰屬 世皇
用言者議簡侍從使更民事擢暉河南按察司僉事未
行而痰疾作待旨許養病歸二年而卒暉精敏修潔游
心藝苑疾近代文體淺陋益務爲鈞深奇崛至不可句

與齊人曹嘉東楚王廷陳關中馬汝驥其聲一時有曹
王江馬之稱云。

給事中趙鴻達漢

趙漢字鴻達平湖人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授建昌府推
官。庶正公明不拘成案時有所縱舍獨殺人匿死者必
得其情以正法不輕貸當是時李憲副臺陽按江西欲
變其好鬼尚巫之俗檄郡縣毀淫祠顧羣吏懼鬼責雖
毀不力也漢佐太守一日而毀城內外十有五祠志超
厲而氣果敢一時以風力稱召拜給事中時當改革之

際宿弊未盡除而怙寵驕恣者接迹漢繩愆弼違有抗
直不撓之節漢居諫垣最久凡歷三科三轉官前後奏
疏不一上武廟者三世廟者十有四責回話者二
奉詔逮獄受杖者一其間若論蕭敬之怙終崔文之擅
政谷大用之請乞扶安之傳陞鑿鑿中窾至論首輔張
學敬專職自恣尤人所難竟以是失要人意出爲山西
布政司叅政不數月乞骸骨歸史氏謂其當司言則鳳
鳴當葆光則龍卧不可得其槩云所著有漸齋集

刑部侍郎王德深浚

王浚字德深建德人登正德戊辰進士第任薊州知州
抑制太監劉瑾家奴取惡下錦衣獄尋釋陞刑部員外
郎以直諫南巡忤旨跪門五日廷杖濱死久之陞山東
按察司僉事兵備沂州晉貴州按察司副使時夷人吳
尚賢肇亂浚討平之賜表裏以旌其功陞四川布政司
叅政再轉爲河南左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與按治者
不協左遷福建布政司叅政尋陞右布政使再晉右副
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地方輯寧師旅不用省費錢糧
歲以萬計陞南京刑部侍郎又一年改比九廟災自

陳致仕年七十二卒於家

南京監察御史戚世英雄

戚雄字世英金華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建陽縣知縣以才調南海剽繁就簡植良剪惡治爲百粵最召拜南京監察御史巡江聞寧藩變起疾走儀真調兵要害爲防守計上下長江歷暑雨風濤無所顧恤迄逆濠就縛始解嚴又奏免南京守備太監及條處河患疏運道足邊餉等五事多見施行嘉靖六年疏劾李福建之兇熖郭勳之比黨時以風聞妄奏逮問落職氣節表著士論臆

之平居不妄言笑銳意文學追易箒手不釋卷所著有雪厓文集金華縣志癸賢文軌等書行於世

禮部主事威賢徵應奎

威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丁丑進士授禮部主事嘉靖初政首進用人用言二論天子嘉納尋大禮議起奎抗疏爭之言多忌諱上怒下詔獄明日死杖下奎

自知讀書時卽有志聖賢之學及官禮部學於湛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每自信堯舜可爲篤志以徃覺天地俱小甘泉先生每對之輒歛衽曰此吾

畏友也。故於其死痛之獨深而銘其墓。銘曰：大道渾渾，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三十年以身墮捐胡。然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死而知性不忘者存。

南京兵部右侍郎陳棟

陳棟，山陰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世宗御極，充日講官，首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記，勸議追崇典獻，欲祧武宗主於別廟。棟抗疏廷諍，謂：武宗一代之帝，主無可祧之禮，而又切責時宰，引宋時議貽笑後世。大忤當軸，被廷杖死，而復甦。繫詔獄者月餘。

世宗憐其直，赦復原職，預修武宗實錄，外艱服除，以充直觸政府，出爲湖廣布政司叅政。時建顯陵，職提督，克禪厥心，有寶鑑綺幣之賜，遷河南左布政使。卻歲羨數萬計，冰蘖之稱重於一時。歷遷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時分宜擅權，孽子招賄，競進之士奏其門如流水，棟獨簡充，自持公揖之外，不交一語。分宜父子深銜之，會吏部右侍郎缺，銓司擬棟，卒爲分宜所排出，爲南京兵部右侍郎。朝論大不平，而棟怡然就道，無愠色。司留鑰者數載，竟爲分宜所忌，嗾其黨攻之，棟遂拂衣歸。

構芙蓉園鑿方塘蒔花木與二三知己結龍山之社足
跡不入公府口不談塵俗惟得句則朗吟如金石聲優
游林下一日無疾而逝計聞賜祭葬如例

右都御史魏伯深有本

魏有本字伯深餘姚人起家寒素登正德辛未進士第
拜監察御史首劾武定侯郭勛貪恣宜奪其兵柄都督
馬永大將材可代勛世廟怒謫外任吏部尚書廖紀
疏留有本且言馬永有勇略名重夷虜御史言是會臺
省亦交章留之詔復御史尋按蕪松四郡有風裁累遷

會都御史。巡撫河南。值歲大侵。屢疏竭賑。民賴以生。未幾。以右都御史總理漕運。引疾歸。有本爲人。悃悃寡言。笑至談。甯世事。登登多切中。卒贈南京工部尚書。

監察御史包元達節

弟孝所

包節字元達。池州太守鼎之孫。世爲嘉興人。父志。贊於曹涇。楊氏。遂占籍華亭。節生而穎慧。五歲喪父。哀毀如成人。嚴事母楊氏。勵志績學。與弟孝相繼成進士。釋褐東昌府推官。多所平反。召拜監察御史。按閩。按滇。皆以風力著。繼按湖廣。時巨璫膠贊。以鎮守威壽三楚。節庶

其不法事，抗疏劾之，忤旨，逮獄，幾斃杖下。謫戍莊浪，戎服從行，間不敢以逐臣自貴。其所居，頽垣敗屋，不蔽風雨。處之裕如。戊十二年，聞母訃，窮晝夜號慟，既免喪，衰麻不去體。又五年而弟孝又卒，哭益慟，輒以身投地曰：「誰代我奉蒸嘗者？」竟以是得疾卒。隆慶元年，追贈光祿寺少卿，節爲人剛介。天植居臺中，却巨賈賄，人服其廉。絕同年私語，人服其貞。所叙甘肅志，具列以羗制羗之策，人服其識。乃直言獲罪，而其卒也。又在萬里之外，朝野痛之。弟孝以中書舍人召拜南臺侍御史，督關延視。

釐弊剔奸貪墨吏一時望風解印綬去先後論分宜相及典試之不法者直聲動中外後以兄戍即日乞歸養冀寬母憂且慰兄望雲之思說者謂兩御史一則致身於其君一則竭力於其母各成其是而卒無媿於乃心時人以爲確論

刑科給事中張懋登達

張達字懋登餘姚人登進士膺館選嘉靖初授刑科給事中首劾武定侯郭勛既又論妖賊李福達之奸皆忤旨始而謫官復被逮戍邊幾十年母死不得歸哀痛而

卒隆慶改元，撫臣以請，詔贈光祿寺少卿。

工科左給事中周天保

祚 弟 禔 附

周祚字天保，山陰人。博學好鑄古文詞，頗易舉子業。不爲爲，卽不諧。時好歎曰：知予文者，其翰林乎！隨例入太學，就試順天，擢書經第一人。明年成進士，觀政銀臺。慨然有天下志，得林評事希元所上八事，不果用，謂有裨時政，力請施行，不報。爲言者所劾，天子置不問。補東阿令，邑號疲劇，繙羸苴，民獲息肩。教訓聽斷，煦煦如家人。恩東阿人悅之。丁父憂去，服除，補來安，一修東阿。

之政邑人大悅之如東阿徵拜兵科給事中會弟禪亦
以才選爲御史輒相曉曰吾儕幸備天子耳目持論務
存大體苟可納忠毋恤我私前後陳任將賑飢弭盜均
牧省兵稽尺籍清旣弊慎祀典飭荒政覆首功十數事
皆切覈核時至應詔一疏頗歸重災本天子爲之動
容若曰事關朕躬固當任之遷工科左給事中時虜躡
遼陽大康堡殺傷頗衆朝廷慮有蔽匿特命祚按之具
得實狀釐別功罪以聞且聞其事出叵測悉傳與輕比
而反覆陳邊兵芻糧大計天子悉嘉納遷至三河蒙

犯風雪，會有進貂裘者，疥却之，手足變癢，醫不時愈，疾免歸，步持稍艱，聰明不廢，自計無復立效，明時猶得以醫藥餘閒著書立言，求古人之志，益肆力鉛槧間，所不得意於當時者，徃徃發之，其文酷慕兩京質踈達節，去雕去腐，而醜旨自足，時復爲燕趙慷慨悲歌之狀，詩淡者似建安沉鬱，復似少陵，而瑰心奇氣，若河流下龍門，積石奔激，不得瀉，風觸木，怒號撒旋，漂擊已而噫氣冷然，故攬其詩文而志可悲也。家食二十年，非慶吊報辱不踐公室，絕不及私，監同郡邑諸大夫，重其品，高其文。

每考叙遷。未得時。一言輒相視色。喜曰。歸裝不薄。已其為時所重如此。

陝西左叅政陸元溥溥

陸溥字元溥。錢塘人。正德丁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竇藩謀不軌。逆瑾內應。齊魯趙魏賊從中起。天下益岌岌矣。溥相大司馬。運籌決策。勳中機宜。羣皇竟以次埒首。易危為安。溥之力居多。既而大駕將南。溥與同省諸郎伏闕諫止。廷杖幾斃。會丁內艱。歸服闕。補武選司員外郎。歷郎中。出為江西布政

司左叅議嘉靖改元詔獎先朝諍臣加俸一級改陝西布政司左叅政行至靈夏卒溥爲人冲澹雅素退然書生也至論大事決大疑踈慨激烈屹如泰山喬嶽使天假之年其豐功偉績當與古大臣齊驅並駕而卒年僅四十有五識者悲之與溥同杖者爲仁和江瀚林暉君子以爲杭之二直

湖廣左叅議楊惟仁言

楊言字惟仁慈谿人正德丙子領鄉薦庚辰舉於禮闈辛巳賜進士第授行人使於代而代王故好學以言名

儒賓禮益甚言爲諸生說易諸生卽翕然師事之未幾而代亂王出奔朝議求所以安代者莫如言言往而代安王乃歸國嘉靖乙酉遷禮科給事中時方議大禮羣僚更相水火而張璉桂萼諸人陰脅言使附已不與乃屢疏抗議略曰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躋於太廟以干正統明尊尊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興王創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舛矣我太祖太宗旣正世室而復參以獻帝可乎至以獻帝爲所自出之帝是前無

祖宗也以獻帝爲禍而宗之是近無敬殺也諸所云云皆爲不經陛下前既罪醫士劉惠之言而今乃納署丞何淵之言前既俞禮部席書之議而今乃仰書之後議臣不知其何說也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逢喜而逢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卽殞首闕下必不敢奉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奏書曰先帝宴駕時江彬挾邊軍四萬圍爲不軌元輔楊廷和不愛其死以密謀誅之頃刻尋定策立之計此社稷之勲非止開國佐命者也卽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聽奸人之言

既覩其爵矣。又逮其子若婿。乃又聽百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此何謂者。若編修葉桂章輩。有憤非辜。非勿卽繼耳。夫以未彰之罪而殺旣去之臣。豈國家養士之意乎。至言費宏石珪之陰私。曾無左證。尤大無謂也。惟陛下裁察之。若以無籍曖昧之詞。成師保大臣之獄。能不爲聖世一大累哉。書奏。上大怒。勅法司廷鞫之。拷掠慘毒。體無完膚。而終不易詞。請判宿州。已乃稍遷溧陽令。蘄州府同知。南京刑部郎中。改南京文選司。稍稍起矣。而忌者傾之。又謫知夷零。稍遷荊州府同知。

四川僉事湖廣叅議又稍稍起矣而忌者復傾之遂鑄
籍以歸方言之入蜀也舍於驛中夢綠衣郎進曰忠良
千里來哉詰且容之則葉桂章以被逮至此而自縊
其狀甚肖昔言所論救語獨縷縷者斯其感也既歸
而角巾布袍崇尚約素曰吾以爲子孫倡耳諸以豪侈
相矜高者必痛戒之曰吾死不願汝曹有此行也卒年
七十五族大司馬時微志其墓且繫之銘曰虎豹九關
疇弗備乎而獨大聲以呼羊腸九折疇弗慄兮而獨叱
馭以驅僉舍沙同影者豈其無所而獨公是虞嗟乎嗟

乎、絃直者曲乎、玉潔者污乎、予哉後江、柰何乎斯人之徒與、後江言之別號也、

翰林院學士程舜敷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登嘉靖己丑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克經筵日講官、進無逸殿講章、大意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又進郊祀議、內謂四時親蠶行、以偕同官、楊名言事忤旨、廷杖下詔獄、請信宜典史當道爲建嶺表書院處之、兩廣名士翕然師尊之、時有山斗之譽、遷安福知縣、立鄉約之法、合糧里之役、政大得民、遷

兵部車駕司郎中會北虜猖獗上禦邊四事減虜六事
及車戰事宜多見採納尋陞廣東提學副使擢南京國
子祭酒嚴立科條黜浮文敦實行以太學賢士所關務
在培養人才以收太平興理之效晉禮部左侍郎尋改
吏部癸丑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詔知貢舉加翰林學
士掌詹事府事典教庶吉士張四維等二十八人時兩
直隸河南山東四省大飢開例納銀以便賑濟文德具
奏救飢如救焚溺緩則何及聚銀爲難米粟頗易隨民
所有凡可以克飢者悉得輸官散給上可其奏勅下

四省於是輸米果者踵至。四省之民得以全活。時大內歲例大祈文德。撰玄詞多寓規諷。忤上意。奪官。同籍家居杜門謝客。日以著書爲事。比卒。遺詩灑然。斥產始克就殮。士論賢之。御史王好問疏請卹典。有云正色正言。學術無忝於儒臣。古道古心。行義足稱乎君子。人以爲確論。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雲南道監察御史謝如卿瑜

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壬辰進士。授浦城縣知縣。考最。擢南畿道御史。時武定侯郭勛建議。請復天下鎮守。

鉗制百官。瑜劾勛妄肆極言。正德中。闕宦無狀。司禮劉瑾反於內。畢真劉郎反於外。履車可鑿。上雖不遽斥。勛而鎮守之議竟寢。海內賴之。尋按雲貴核兵籍。因論兵部尚書張瓚。副都御史党以平貪墨無賴。又論禮部尚書嚴嵩奸佞。大學士翟鑾伴食。刑部尚書周鼎雍飾非自固。於是相繼罷去。惟嵩得入相。瑜自雲貴還臺。長稱為古之遺直。薦留雲南道。嵩憚之。百計要結。且啖以美官。瑜掉頭不顧。出按四川。聞邊警。上疏曰。堯舜誅四凶而蠻夷率俾。今之四凶。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是也。

陛下已誅其二矣。何不盡屏逐之，以全堯舜之功乎？且極陳邊事大壞狀。上不之罪，嵩益欲甘心焉。瑜以母老乞歸，未允。而嵩乘京察，除瑜名。瑜歸日奉母怡怡，盡惟嘯傲一小闕，不一入城府。自謂狷介，名所居曰狷齋。然其中實坦坦，使人可親。卒年六十有九。久之，御史周弘祖輯嘉隆章疏，特請於朝，贈太僕寺少卿。

吉安府知府葉肅卿應驄

葉應驄，字肅卿，鄞人。正德丁丑進士，官刑部主事，精核法比操執，不阿。己卯，佞倖導上南巡，偕諸會伏闕諫。

罰跪五日。杖之。朝瀆死。嘉靖癸未。陞員外郎。進郎中。時
宰輔胄子。怙勢淫恣。獄付應。論如法。無所避。甲申。
議大禮。復借廷臣伏闕諫。下詔獄。又杖之。瀆死。時潮陽
陳洗獄起。諸官司以洗官給諫。素鴟張無狀。而所坐又
愆淫殘酷。敗倫納叛。種種大不法。又善鬼蜮媚時。卒
不可誰何。羣輩踏不敢前。乃以屬應。慨然而南。際邈
按藩臬公蒞。凡七訊而獄成。遂具上。寘於典。而時宰竟
寬之。除洗名爲民。一時有手搏猛虎。潮民得所之誼。秩
滿。還守吉安。丁內艱。居家。而洗覆出爲惡。詆奏反噬。時

宰右洗遠械繫應驄攀手屐校談笑就路比下詔獄聽
廷詰阿譴折辱萬不能堪而應驄挺挺對曰驄故法吏
也所持三尺耳必欲直洗枉驄惟諸公自爲如明神國
憲何哉是日黃霧四塞明日大風拔木乃詔停刑從輕
擬羣啖者皆錯愕相失竟當應驄按獄不實罪落職爲
民無何洗復橫詆奏必欲啗應驄而時宰復右之乃竟
謫戍遼東鐵嶺得命卽挾室而行遠故絕邊虜人無常
時當道數咨疆事輒爲籌畫率井井中機宜其士人執
經受業者履滿其戶文風遂爲丕振而應驄固忘其爲

謹直

卷之二十五

十五

光緒堂

萬里戍也。丁酉，上覃恩天下，應驄得還家。明年，明堂大饗，禮成，復覃恩，還應驄官。然竟弗復，終老以死。應驄生而風骨勁峻，凝然山立，步履端嚴，無依阿媿怩態。少讀書，默識潛覩，必求當於意而不苟。爲雷同及入官，當天，下議論侃侃，無不中肯綮。卽危疑變故，才智人憚不敢吐氣而應，驄身肩之，不煩餘力。屢遭困屈，雖九死不撓。至今談之，猶凜凜有生氣云。

南京鴻臚寺卿史應之朝賓

史朝賓字應之，四明人。其先有避地晉江者，遂占籍晉。

江嘉靖辛卯領鄉薦第二丁未成進士授刑部山東司
主事歷員外郎當肅宗皇帝癸丑之春兵部郎楊繼
盛上疏極言嚴氏納賂蝨國十事疏中有引二王語

上大怒命杖之百下司寇獄嵩授指刑部侍郎王學益
文致其罪時朝賓以員外郎署司事與學益論辯終日
曰繼盛何罪卽欲罪請當以論事不以實法如是止矣
學益曰公所執誠是然上怒不可測與俱斃無益不
若姑徇上意以待後解朝賓曰吾輩爲朝廷法官所
執者三尺耳安知上意而殉之學益知不可奪乃自

爲律案以詐傳親王令旨律絞。藁成授司令署銜朝賓
痛心疾首無如之何乃自署疏尾曰楊繼盛語雖註誤
心實無他惟陛下閱其狂愚謫發遠戍以全好生之
德疏人嵩怒繼盛坐死而朝賓降三級調外任由秦州
判官陞揚州府通判歷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母憂服
闋補工部郎中陞河南按察司僉事進尚寶少卿轉南
京大理寺丞應天府丞南鴻臚寺卿時徐文貞當國方
欲大用之而竟以微疾卒年六十有二方忠愍之下獄
也嚴熾益熾士大夫相視以目不敢言及忠愍事同作

提牢者至一黑羊不許入諸相問者忠愍俱閉口不言
獨應之至則張目視曰史年兄邪多費心矣應之瀕行
與忠愍書曰過兄之事當以死諍朝賓之不死者猶冀
兄之不死也帶罪出門望兄自愛明明者天庶幾一晤
忠愍復書曰批奸人腸誓不與俱生自分必死兄何苦
也兄行矣天下事尚可爲珍重珍重手書至今存應之
調任之後達官貴人見皆嘖嘖慰勞至見次相李南梁
未及廳遙指曰此真男兒也遂降階延入慰藉尤至今
縉紳大夫不惟不知應之事并楊忠愍亦或惘然大司

馬王世貞爲忠愍立傳僅及郎中史君亦不詳其實而沒其名可惜也余故徵其事而論次之且還應之於四明以示史氏之子若孫庶幾不忘首丘之思云

南京兵部主事劉允卿世龍

劉世龍字允卿慈谿人正德辛巳進士授太倉州知州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嘉靖初政大禮議起黜者假爲捷徑而廷諍諸臣廢放不收又壽寧侯張鶴齡坐死待決而工役繁興民力疲敝世龍懷忠欲吐會南太廟災詔求直言世龍奮然曰吾可以言矣遂具疏列爲

三事。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蓋指斥言禮驟貴者。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欲寬宥言事諸臣。以次錄用。沒加存卹。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謂大臣表率百僚。不宜倏召倏斥。甚加械繫箠楚。至如張延齡逆豎。不足惜。而孝廟在天之靈。太后垂老之景。乃不能庇其骨肉之愛。恐於孝養兩宮之心。未安。所言皆直指時政。罔所回護。疏入。世廟震怒。械繫至京。發錦衣衛杖四十次。日獄具。再發午門外杖八十。死。而復甦。家居三十年。臺省交薦。竟不復敘。穆宗登極。錄用先朝忠諫。以老辭。詔進

尚寶司少卿致仕卒。

廣東按察司副使沈靜夫謚

沈謚字靜夫秀水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星隕應詔極陳修省感格之道言甚剴切劾罷自官男子二千餘人出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後備兵大庾計擒賊首李文彪嘗心契良知之旨建祠以祀陽明先生子啓原自有傳

工科給事中馮惟良汝弼

馮汝弼字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初試行人選工

利給事中時太宰汪鉉恃寵驕恣言官爭之上不能
得汝弼投袂而起曰聖天子在上而使奸臣得揚
以蔽明耳目之謂何且擊之不勝其志益驕事更有不
可言者吾嘗以死爭之遂焚燭草疏棟踵待且入朝對
仗彈之曰臣竊見吏部尚書汪鉉被劾例該自陳乃復
強辯且自譽曰至公無私從前未有何其大言不慙歎
君罔上一至於此雖然其謂從前未有則誠是矣臣請
昧死爲陛下下一言之往年大同之變鉉身爲元宰
義同休戚乃遣其子盡歸貨寶空室以觀成敗則鉉乃

背德負君。保家忘國。從前所未有者也。銖於大學士張孚敬。召入則附之。罷歸則背之。迨其再召也。則又附之。孚敬惡其反覆。不爲禮。而銖於昏夜私懷重寶。跪而進之。則銖乃齷齪掃地。狐媚苟容。從前所未有者也。邇者京察。銖子納賄私宅。銖宿部堂。往來消息。困於門禁。輒集私書。詐作公文。投遞。則銖乃賄賂公行。贖貨無厭。從前所未有者也。前朝審重囚。銖嘗秉筆。乃對衆擗臂大言曰。馮恩欲奏請殺我。我今先殺馮恩。遂審情真。夫刑賞。陛下之大權。所謂臣無有作福作威者也。假使

馮恩罪果應誅是亦陛下之天討而以為我先殺之則鉉乃專恣無君攬威劫衆從前所未有者也給事中
等官葉洪等劾鉉奸佞等事或鑄其秩或奪其官卒無
一人得免者甚至刑部郎中賈名儒勘鉉賊吏欲論如
法即日出補雲南則鉉乃任情報復中傷善類從前所
未有者也若曰至公無私則聖明在上清議在朝公
道在天下誰得而誣之亦誰得而掩之鉉於諸臣論劾
不自引咎顧乃妄為辯訐欲陛下為之考驗恭詳以
施乾斷則是臺省為聚訟之地科道為構訟之官彼此

林連動相劫制元凶極惡誰敢復言君門萬里何由聞
見於是罔上行私欺君誤國之臣始得竊榮祿以終
身鼓威福以恣惡陛下何以大中興之治天下何以
蒙至治之澤哉疏入上怒持不下尋有旨逐鉉并逐
諸言者汝弼遂出丞潛山稍還常熟令當是時邑暴苦
水民居多墊汝弼急發倉粟賑濟而後計處以報上官
上官皆器重之已復築堤建閘丈田均賦事有便於民
者率先諸邑嚴辦竟以是蒙忌論調餘干復稍遷太倉
州知州時部使勾校積逋甚急民相株連坐繫汝弼力

言使者緩征，民得不病，有劇盜聚江海間，前守不能詰。汝弼設方略，卒購得之，復襲擊其黨，擒斬殆盡。轉揚州府同知，而使者以催科不力爲罪，復論調。汝弼浩然歎曰：「催科之拙，撫字之勤，也不以爲功，而以爲罪乎？世道固如是矣！吾安能朘民脂以要仕譽邪？」竟拂衣歸。歸而倭難作，走白督府，請急城平湖爲扞禦計。晝夜躬畚鍤，以先作者。人初病之，及寇至，賴城守得全，而隣邑未城者，皆被蹂躪。人始驚，顧相語曰：「非馮公，吾屬爲機上肉矣。」邑郊坳西接郡五十里而遙，陂塘半廢，莫爲理。汝弼

鳩工築堰凡十有五津梁三十有二復勒石示子若孫
世世修輯每歲苗民飢輒輸粟縣官助賑或市麥給貧
不券責也其處家尤務敦睦親族以次惠施無弗周伯
兄貧既析箸矣復迎養餘三十年仲季諸兄下逮弟姪
皆給田產其最貧者更時時衣食之先族之人農於田
商於市學於黌序與夫室廬婚喪咸備汝弼者甚衆
汝弼以高壽終所著有史案數十篇革除備遺三錄行
世伯子敏功自有傳

南京刑部尚書翁德宏傳

翁溥字德宏紹興人已丑進士令太湖召拜吏科給事
中值大同邊卒戕殺主帥廷議未決溥抗疏乞正法以
定國是及事解功罪失實復疏請簡風憲大臣往覈之
則賞罰明而人心知儆以漸消其兇悍貪冒之習識者
建之時彖宰汪鉉結樞黨邪大逞胸臆要上寵以作
威福乃與同官孫應奎薛宗鑑等發其奸狀而大奸距
脫中外稱快時疏論者九人二斃於杖六謫降而溥得
龍泉丞屢蹶屢起歷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晉兵部
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抵任踰月以痰疾卒於官賜祭

葬、廕一子入太學、謚曰榮靖、所著有知白堂稿、藏於家、
刑部尚書張鍾誠、永明

張永明字鍾誠、烏程人、以進士、令蕪湖、時章聖梓宮
南、附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器悉冶金爲之、又中官
緹騎輩、橫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肆詬辱、官司莫敢誰何、
永明於瀕江佛寺、堊其棟宇、以代帳殿、飾供器以箔金、
代冶節省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騷歎於境、王者中官
緹騎輩、顧交口噴噴、稱其能、久之、以治最擢南京刑科
給事中、時分宜任子竊權、穢迹加甚、彈劾數十事、言皆

劉直分宜私人旁睨之曰是誰氏子後來將虎鬚出
江西恭議陞雲南副使初黔國自以勲閥世鎮尊無與
抗每易視藩臬永明面譙其驕僭無人臣禮將誅之朝
黔國遜席謝過乃已擢本藩叅政轉河南按察使以類
歸服除補陝西歷左右布政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
南時伊府典模廢法不軌暴侵民利宮室服御無不踰
制者永明抗疏以聞竟論如法一時豪貴莫不閉門易
轍曰毋犯張公尋轉左右侍郎晉刑部尚書分宜任子
事敗衆以 上意叵測未敢深議永明獨奮筆擬之曰

遺戾讞上竟如擬中外稱快頃之改左都御史三計羣
吏不私庇一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時懷虛滿之憂而
會人言波及因力懇放還得旨即日就道竟以寒行犯
露疾遂不起得年六十八永用天性峭直正色不阿以
是搯已亦以是責人居鄉立朝如繩斯直一切回互機
巧之事生平所不解故雖以方嚴見忤然終無得而瑕
疵焉所著有臨溪存稿若干卷藏於家

通政司通議徐以言學詩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郎中盡心刑獄不爲權勢阻撓嘗是時相嵩父子怙
寵黷貨日貨綠上所嬖倖鋤擊言者天下咸以言爲
諱庚戌秋虜大舉入寇突騎薄都城而所分布要害之
帥尚以賄置會詔求直言學詩遂具疏歷數嚴氏奸利
事上爲感動而方士陶仲文爲言嵩孤立盡忠學詩
特爲所私報怨耳乃逮下錦衣獄箠楚備至學詩慷慨
當之不少挫尋放爲民以歸歸則日侍其父優游杖屨
間曾無幾微佗條不平之意見於顏面而潛思力踐若
有所望而趨之不以一節自多也世廟上賓遺詔錄

諸言者起南京通政司通議抵官逾月而卒士論友惜之撫臣趙孔昭請於朝詔贈大理寺少卿

禮科給事中錢懋垣薇

子與映附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少好學爲古文詞及舉進士從湛若水先生講鄒魯之學時從游其門者皆顯貴賢豪人堅守師說薇獨窺羲皇秘妙談心體動靜與律呂氣數直破去經傳遺求自得半出儒先所未道者同儕莫不望風下卽湛先生亦曰懋垣吾畏友也初試行人使楚藩盡卻其餽名已藉藉公卿間及升禮科給事中多所

建白或論劾時事悉剴切觸忌諱不顧時新 郊廟疏
請六科給事得陪祀以重耳目舊例諸司輒避大臣行
車因論言官與諸司不同誼當顏顏不得輒避以褻諫
垣體二事曠典行自薇始 天子聞而重之每急有任
使輒昇錢給事中不由推舉已而勅使查理湖廣廣以
西錢糧薇按籍精密卽窮山僻壤他使所不至者皆躬
就閱之靖州千戶頑弗率約束則擒其尤者四人寘之
法楚中稱仁明薇在諫垣凡四年論諫大臣貴戚內侍
及 郊廟兵戎諸事皆逆耳苦言已論翊國公郭勛攬

權樹黨七事始基禍孽其諫幸也旋報奪俸繼而指摘
官僚非人又以星變異常乃主德缺誤所致竟忤旨

方疏之初入也薇謂其僕曰上方事玄修所忌者災

青我竄上不旦暮死卽竄今以數金付汝死卽買棺以

殮耳至命下得免死竄編齊民放歸歸而與家子弟及

四方從遊之士閉關講學乃扁其居曰從吾所好癸丑

甲寅之際倭難橫熾薇嘗私畫以獻當事者故事得以

預備他如賦役軍興有涉地方者則昌言之里中多陰

被其澤者歸數年部院臺諫諸臣薦之者甚衆竟不起

卒年五十三。隆慶改元，詔起諸諫臣而薇已沒，特贈中
順大夫、太常侍、少卿。所著有承啟堂稿、國朝名臣事實、
備邊策、河套議、海防略諸說，藏於家。子與映，字淵甫，生
而孝友。七歲喪母，哀毀如成人。撫其弟，義兼師友。兄嚴
而有恩，弟恭而退讓。世並美之。甲子，舉順天鄉試。三上
公車不售，輒吐棄不往。後爲壽藏於永安湖。招所知沈
嘉則、吳少君輩，酣飲賦詩以樂其志。勸之仕，不應也。好
施，予食捐所餘，恒爲道路橋梁。醫藥墮死費，戊子旱饑，
出囷粟以食餓者，而與其子弟甘粗糲。家禁庖宰，有餽

生魚者受而放之。晚精釋典，妻亡不再娶，嘗寄居景德寺，敝衣澹食，有終焉之志。奉其家太常遺教，子弟登賢書者，所得坊金，例不聽建坊，亟買田五十畝，以贍貧族。南宮得雋，復益之。今其季子陞，亦以戊午舉南畿矣。世居壽門里，今壽門有錢氏放生處，皆太常孝廉遺澤云。

禮科給事中沈宗安東

沈東，字宗安，會稽人。嘉靖癸卯浙江鄉試第一人，甲辰成進士，出理徽郡。三年，拜禮科給事中，當肅皇帝季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爲低昂，東

初入諫垣每觸事憤懣將論列其罪狀會總兵周尚文死請卹典嚴氏憾其不附已報寢東抗疏曰臣聞上有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無不灑淚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議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已意爲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怒條旨杖束關下尋繫詔獄垂絕者數四三易月而創始愈先是東妻張氏自會稽來念東未有子置妾潘與居既至而東已下獄三日矣張泣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夫面

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死待。宰相與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獄中橐餽粥。賴以僅繼。束日惟兀坐玩周易。著周易通解及文言說。內外本末稱明辨。多要眇自得。不苟襲先儒齒頰。發為詩歌悲壯淒惋。令讀者裂眥酸鼻。庚戌冬虜入犯關。京師戒嚴。詔集廷臣策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於朝曰。釋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卽虜可不戰而退。亡何貞吉竟以是斥去。束在獄聞虜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蔽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

道丞鹿出遵薊或衝突於宜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
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擲之地曰囚安得上書已
而沈錦衣鍊趙御史錦徐主事學詩先後上書論嚴氏
卒被逮譴誦以去時號越中四諫而嚴氏恨越人特甚
會有構者謂鍊與東同宗疑有連於是益切齒欲甘心
於東屬主者加械束手足東自分必死誠家人庀後事
妻張徬徨紉衣袂具兩棺期俱死無何而嚴氏敗事得
已然東已繫獄十有四年矣東父邠州守儘時年八十
有七疾且革思一見東於是妻張伏闕上疏請以身代

繫令夫得一見父以暝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
上意稍稍動矣當是時上常居齋官好鈎察外事卽
獄中一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
姑塞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東前噪不休東
曰豈有喜及罪人者邪蓋謾語而上信之會主事海
瑞以言謫御史何尚以疏救之忽有旨下尚於獄而釋
東東歸而邠州已不待乃踊而號呼枕塊水飲徯狂以
自廢丁卯莊皇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東原官上疏
乞補制尋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不拜自

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候集雜詩稿惜多逸者家故貧僅田十餘畝妾婦并日而食處之怡然有司斷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有八微疾而逝束少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歎歎當食或廢箸由今觀之武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束繫獄十八年亦白首歸田武之歸以雁書束之歸以鵲帖皆託之人而成於天事誠有不偶然者然武尚拜官而束不拜武有子而束卒無子其節愈苦而數愈奇是則天之不可

問也。東之出獄也，潘猶一處子。張冀夫有後日，今潘進御而身出，汲入炊，無難色。父歿未幾，而潘亦尋歿。東竟無子。凡東之勁節介行，雖所自樹，亦其婦妾能成之也。山陰令徐貞朋表其里曰：一門風節，蕭太守良幹請祀東於學官。

錦衣衛經歷沈純甫鍊

子襄胙

沈鍊字純甫，山陰人。少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與語，卽竒之，曰：生千里才也。嘉靖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戊戌成進士，授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

子爲急用，佞倖忤御史，調在平父，艱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大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鍊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相加，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赤璧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當是時虜闖入塞，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媢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髮而郭時華亭徐少師。」

階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執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虜所謂貢者邪？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譯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者便。貞吉廷叱之，爭之堅，而鍊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某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

尊王佐而卑霸跡先忠孝獨行而浚功業文章吾難其排衆好以伸獨嗜蓋本志以立言則其言不苟因言以標志則其志不磨庶謂存一王之法於萬世蘇兩浙之表於四方即謂史氏之功臣可也而顧以爲侵耶僭耶吾知由是而縣之國門吉光復陶不足方其古鑿文錯采不足益其雅金鏗石鐫不足比其

音豈非名教之丹青人倫之藻鑑哉余嘗參
訂是錄行披句櫛奪目醉心之日久矣故能
言其彷彿若是若曰阿私所好以欺聾瞶則
安所解於吾子乎客不覺蹶然而起離席
而頓頰曰吾過矣吾過矣沈井陷而溷蛙
又安知四海之大觀哉非吾子孰與吾覆
顛次其言以曉世之不知是物而輕為訾議者

余曰唯：有是哉子之賢乎！既勇於任過而復
欲振天下之耳目而昭明之，其意當如是極
並傳矣。余謝不敏，遂次其語以附於諸君
子序言之末。

天啓三年歲次癸亥十一月長至日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謨

快快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
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遠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
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
居久之相嵩敗世蕃佗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
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鍊寃始大白贈

光祿寺少卿賜祭錄一子入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薦貢
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御史楷殺人姦黨狀而
諸給事相繼以疏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

掠近郊時都門閉鍊急謂炳勿閉門閉門予虜民矣炳
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鍊於詩文援
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
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死年五十有一子四長卽襄
次衮次衰死父難最少子泰以釋免襄旣報父讐推太
學恩子泰而襄官終太守鍊所著書悉亡於逮時今僅
存青霞集

刑部尚書趙元抃錦

父墳附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除江陰令徵拜南

臺御史時大司農窘軍典無所出議遣使分道徵民間積遺又令民得輸貲爲錦衣衛官錦言齊楚燕趙淮徐之間人將相食何可復加徵求錦衣侍衛王官詔獄之所在何可令錢虜克之衰朝廷之體忘肘腋之患大司農議非是不稱當罷壬子奉勅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有食之錦馳疏引春秋陰盛陽微之義極詆分宜相怙寵納賄蝨國賊民內伺上意以暴恭順外脅諸司以張威福凡萬餘言皆發其至隱分宜父子銜之次骨遺緹騎急逮錦械行萬里至則下錦衣獄明日榜掠備至錦

舜色無所撓。獄具分宜。必欲殺錦。條旨杖一百。肅皇
帝引筆抹廷杖一百數字。得不死。竟削籍歸。錦每言吾
得有喘息至今者。肅皇帝賜也。爲之泣下。錦逮時。父
頃方叅議粵西。聞之。亟投劾去。父子一時罷歸。家徒四
壁。立食菽飲水。驩如也。居八年。父叅議歿。又七年。穆
宗踐位。起錦河南道御史。尋陞太常少卿。光祿卿。時因
供奉。奏罷端午龍舟之戲。明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貴州。土酋安氏握重兵。豪於苗夷間。難控馭。錦宜
示朝廷恩威。不敢不用命。苗民有不率者。安氏輒內創。

之粵西。天治轉大理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萬曆二
年。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南京三部尚書。
時江陵相。標國欲引錦爲助。而錦挺然無所依。阿時或
諷議朝政得失。語稍稍聞。江陵銜之。陰令言者劾錦。遂
致仕。江陵卒。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爲左都御史。
掌院事。江陵敗後。楚黨坐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
益盛。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至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某。
當爲元輔。某當爲太宰。好事者。鬻然和之。客有趁賀錦
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卽太宰矣。錦愕然曰。是何言也。大

臣由廷推取宸斷奈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
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槩事詆毀
乞詔起大臣出視事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
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紜者漸止錦之力也孔庭從祀之
議衆論盈廷錦力言文成白沙二先生當祀甚辯又疏
言先臣王守仁致良知之旨喫緊爲人卽孔子所謂仁
孟子所謂克之足以保四海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者
也陳獻章之

所以致虛立本爲宗昭

代

雖之驚者實其開先

之功。疏入，從祀之議始定。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未幾，改兵部尚書，掌院事如故。會丁繼母艱，歸家。居六年，起爲刑部尚書，三辭不允。至姑，獲疾作，卒於途。計聞，上震悼，輟朝，贈太子太保，賜祭葬，悉如制。年七十有六。錦潛心陽明之學，探其堂奧，養益粹守，益穴內嚴而外和，益然篤躬君子也。其教人以躬行爲本，曰：實踐始是真知，背倫物而言覺悟，失先師之旨矣。平居恂恂，不輕發一語。至權大事，決大疑，必稱引古今，悉其源委，與久遠未然之善敗，亡不中窾繫，意所不

可負育不能奪也喜讀書善屬文尤工於奏疏直而不怒詳而有體有賈長沙陸宣公之風

陝西提學副使陸與培光祚

陸光祚字與培吏部尚書光祖之季弟生而秀穎不凡六歲卽知向學長益博聞強記六經左史國策皆手錄成帙深有志於聖賢以名節自礪舉嘉靖癸卯鄉試第三登己未進士二甲第一授兵部主事盡汰中貴戚曉之奴隸竄籍府軍者適虜犯近郊遊騎四出剽掠乃匹馬冒矢石請督臣營中籌畫廟堂深器之欲大用以伯

凡典銓引疾歸數年起補禮部郎凡歷三司所建明皆
關大體稍背於典禮必不依違以徇寧忤權貴弗恤也
隆慶間神宗皇帝方冲年毓德三疏請出閣講讀詔
取光祿銀十萬兩恐勢必加賦以償其匱力疏止之詔
議理財則疏復屯田通錢鈔練土著去冗耗倡節儉五
事慮宗祿不支則疏請限服制以殺祿給聽自便以開
生路嚴法制以禁爲非見諸王謚法與大臣卹典之濫
則援引國初令甲奏爲條例以行肅懷王無後其從叔
縉續夤緣乞嗣王內奧多主之者祚固爭其不可柄臣

深疾之。而南陵王又絕。周王冀得其遺貲。祚疏請以補宗室之祿。周王又柄臣所私也。意益恨。遂出爲湖廣屯田副使。柄臣罷。量移提學陝西。時受命而秋試期迫。澤暑行部。周數千里。日夜校文。是年關中。最稱得士。以勞成疾。猶不自解。聚諸生於正學書院。給廩餼。時臨視。而課其業。同與講明聖學。咸蒸蒸向方。未幾。卒於官。輿槨所過。士人無不環泣者。祚爲人。公清端直。孝弟篤厚。內行甚修。後其伯父未及議也。歲時修祀。必虔且哀。事所生母。極純順。母卒。故事無去官持服者。獨泣以請。世

宗特許之。且著爲例。少伯兄僅兩歲。而事之如嚴父。無
行不告。無言不從。築室於城。迎仲兄同居。友愛甚至。終
一妾。察其爲故家女。立還其父。且厚遺使善嫁。其篤行
類如此。卒之日。遠邇無不悲悼。以爲位不滿德云。

兵備副使張體徵應治

張應治字體徵。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初授行人。拜南
京戶科給事中。知無不言。不阿權倖。諸所獻替。當寧。彈
射要路者。疏數十上。雖至批龍鱗。履虎尾。不恤也。時

皇后引疾遜居別宮。兩京洶洶。謂有他變。應治奮然曰。

慈母以無罪廢爲子者，忍坐視不泣諫乎？卽捉筆草疏，一夕而成，纍纍數百言，皆鯁直激切，人所不敢言者。

上覽之色動，下旨切責諸垣，得相繼交章而中宮卒反正者，應治首疏之力也。南京內官監邢保馮城倚社侵尅工匠三千餘兩，諸匠日號泣無所訴，應治按實將發，保聞之大懼，緘重賄以祈免，應治益怒，趣疏上之。保輦金寶輪其黨百計，以中應治疏持數日不下，時華亭徐少師秉政，察應治忠，請發部議，部以宦奸宜寬，言難宜申，保克淨軍，如應治勸，初疏未下時，同省有爲應治

危者應治曰言分也。倘吾言得申，大奸盡發，卽獲譴諫，笑赴矣。時論壯之，未幾而聖壽詔蔭朝臣子，應治具言非制，爭甚力。適新鄭拜相，未協人望，復疏爭之，遂忤旨。出守潯陽，甫下車而衛軍以乏餉脫巾呼勢，且激變。先是潯陽安慶均重地，各有額糧萬石，後以安慶被兵，暫撤糧協濟，相仍三十年。當事者重於改革，應治稽故籍議如初制，力陳數四，上官難之。應治抗言曰：天子命應治以專城之寄，今撫安囂捍，直阻抑不行，當自疏以去就爭耳。臺院始上其議，天子嘉納，衛餉得如初。

時江右大侵流民相携入境有議驅之者應治曰有分
土無分民流離皆吾赤子奈何棄之急令發廩以賑主
者以未得請爲言應治曰救飢如救溺必待請則往返
間以成枯魚矣有咎獨我任之可也隨至隨給莫不沾
濡流民賴以全活者萬計入覲以卓異賜宴凡郡牧七
人而應治第二遂超擢臨清憲副以勞瘁卒於官應治
居恒恂恂出而當官則英氣勃發揮霍振厲體素癯有
告以自愛者應治曰余非不知勞劇業以委身奚遑自
恤第老親在念耳已而泫然至問及田廬則輒然投袂

曰丈夫無纖毫報稱國家營營爲馬牛計吾弗爲也嘗
易簣時從容賦詩有去住不歿君親未報之句無一言
及私而瞑所著有奏疏若干卷

光祿寺少卿鄭叔初履淳

子心材附

鄭履淳字叔初海鹽人父曉官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謚端簡淳性穎朗書一經目不再讀少慕文文山之爲
人頗其居曰紹文且貌其象而事之家故濱海時倭奴
內訌會暑雨城圯十餘丈淳曰是不亟築邑且屠爲自
太安人出私橐具材用身荷畚鍤督兩日而城完又一

日而寇至竟趨壞垣不得入邑稱安堵戊午舉順天鄉
試壬戌成進士端簡方以執法忤柄臣家居闕淳廷試
策有云民生未遂由貪殘之吏多賄賂之途捷邊防日
隳由欺蔽之習成貧緣之智熟故必姚崇在內而長官
庶平魏相居中而金城奏績端簡蹴然曰孺子乃復以
言賈禍哉爲書告戒且促之歸歸日侍杖屐間端簡喜
著述一編成輒付淳手錄以爲常已巳調選得比部郎
未幾改尚璽丞時穆皇帝初御宇羣小乘其蔽而揚
之君子有不得其職者淳不勝憤遂叩闕上書曰方今

天下災沴薦臻，四民失業。當今所急，莫如用賢。然而高
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共濟拂同舟之義。
日覲絕疇咨之益，便殿遺晉接之期。善類先於振揚，屬
階啓平。卷寺風行，勢協霖積。權移會使，台輔備員。六卿
拱手，元良孤立。威福倒持，川潰土崩。不可復救。願蚤奮
乾剛，信任君子。勿以私昵間正人。勿以細娛妨大計。凡
千餘言。上不省。煬竈者從旁嗾之。上怒，榜百繫廷尉。
獄獄逾年，言官言淳第慙宜耳，無他腸。上意亦解得。
釋爲民。方淳之豫文文山而事之也，意念深矣。卒以忠

諫頭當是時淳之直聲振天下。神宗皇帝御極復起
尚望丞遷光祿寺少卿念母沈安人老會有德府役奠
歸一省安人而安人亡淳泣血柴毀明年竟以不勝
哀卒初端簡著吾學編論述國朝開創以來及近時行
事得失甚悉會太宰李默以私乘被訐論死端簡懼禍
命淳亟焚之淳陽願端簡意而深藏之篋笥久之端簡
意稍解乃徐出舊稿勸端簡卒業焉遂成我朝不刊之
典迄今學士大夫人人得覩蘭室石渠之秘者淳之力
也子心材博學能古文辭以端簡廕歷任應天府治中

尋轉福建同知鹽運使事，辭不赴。心材居官以能稱，而
內行醇備，澣衣糲食，自奉如貧生。至歲時祭饗，則必豐
必潔，燕客每列五豆，酒數行，惟適卽止。子弟敦樸好學，
不知有市井俳優事，衣冠不隨時，爲觀美。每出，行道上
人望而知其爲鄭氏子弟也。說者稱心材能守端簡家
法，爲東南士族冠冕云。

廣東左參議項子長篤壽

項篤壽，字子長，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以父艱居數年，
授刑部主事。念母老，乞南，乃改南儀制，尋請告。又數年，

轉考功郎。後以母艱起補比車駕轉職方郎。出叅議廣
東。自登第二十餘年。一徙南。一請告。皆以母故。而南司
大計。比任秋防。歷郎署。獨久。望得重。而江陵銜之。卒
外補。初篤壽之。爲南考功也。會新鄭去。而江陵專政。白
上以非時。大察固將甘心異已也。比之遵令承旨。中睡
眦而無故見逐者。不可勝數。篤壽獨持之曰。南中事簡。
而數少。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屈抑。而周給事姚御
史者。質直敢言。江陵所深忌。展轉喻意。示必去。爲快。而
篤壽屹不可及。轉職方。江陵方建馬市。自以安邊保圉。

爲國上勛而篤壽獨謂我狄禽獸心不可恃豁整欲不可填惟以中國威靈制之外與約法而內修戰備奉約則市不奉約則有戰耳我性貪而善誦進則惕有備不敢動退則戀故賞不忍失此乃太阿在我有以制之否則授戎柄資盜糧不知所抵矣江陵以爲異已銜之時權帥交結政府如父子親抗制府脅樞府有謀必從請必得義有主兵有客兵間又有募兵實塞下歲糜餉二百萬餘單國計極矣專飾子女玉帛宣淫導侈固交締親橫彌甚焉而鼎鑪不可問蝦蟆莫敢指獨篤壽數因

事裁之且帥既倡率而幕下材官勲胄納貲豪舉亦皆
不愛佳冶珍寶往往遊大人以成名用彼此閎說察舉
未已卽求驟遷驟遷未已復擇善地而篤壽悉損不用
日以懲賂者於是樞帥陰中於上衆怨彙構於下而江
陵之衝益深矣先是江陵之苛禁郵符也雖大吏亦奔
走風塵間混商販雜輿臺或遭劫奪甚苦而否則用一
騎一卒卽公事必鑄三階中外憺然莫敢出語篤壽獨
疏以驛傳供應之擾與緝紳跋涉之艱要當公聽並觀
固不宜坐視困乏貽患小民亦不宜過自裁損致傷大

體而南粵之伐外既喜事中復好功喜事者利於刻深
好功者加以督責篤壽獨疏以政畏張急治善烹鮮故
撫安新民所貴輕典而輟綏遠徼必在薄征若嚴刑重
欽則今日之議撫反爲他日之興戎矣江陵惡其言益
切益銜之益不能容遂出之粵未幾而解官歸矣識者
謂江陵非患無才而失於張急昧於烹鮮不能公聽並
觀而頗用嚴刑重罰以至於敗篤壽之論可謂刺心而
砭骨矣篤壽凡在職僅一年而諸所建白如止延綏之
人衛限宣大之歲增寢漠北之乞茶謝東夷之要市革

臺堡之增修酌寄叅之交允歷歷皆有石畫文多不載
載小司馬奏草中篤壽生而穎異鄭端簡一見竒之許
爲國器因以女聘之而收爲帷中弟子端簡遠於學爲
儒林宗遠近多從遊者其高足弟子甚衆篤壽以髫髯
居其間旣穎悟而好深湛之思遂通經術傳奧指洞鏡
故典曉暢困章是以轆轤當前迎刃而解緯武經文無
施不可蓋學之有本故見之事功議論間磊落英偉有
如此卒年六十有六子德楨自有傳

山東副使屠宗直叔方

屠叔方字宗直，宮諭應峻之第四子也。起家進士，知宿松。以才調鄱陽，徵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陝西、陳安，攘要計六事，再按雲南、定臨安。兵變，歷官山東兵備副使。致政歸，先是遜國死節諸臣如齊黃、方鐵俱罹族誅，復逮疎屬以爲奸黨。一丁一地分戍劇邊，追呼離析，慘昏天地。卽神宗御極，首願寬宥之詔，而當事者廢闕不行。一週絕丁，輒行勾補，飛符所到，郡國恇擾，蓋冤結二百餘年不解也。方之令鄱也，適符勾胡閏絕丁者，方憤然擲符於地，曰：彼死忠者，何罪？死忠之親屬，復何罪？

昔賊臣陳瑛既誤。成祖今之當事者。復欲誤。聖上
不得爲仁孝之主。孰謂。恩詔可停。郡符獨不可捍乎。
使吾而有言責。必碎首爭之矣。無何而有御史之命。方
大喜曰。吾茲可以行吾言矣。甫入臺。卽伏閣上書。疊疊
數千言。皆真懃。凄惻。神宗感動。得一旨。開釋。生還者。
凡一千六百餘人。君子曰。屠公此疏。不獨起久繫之陽
光。徹於覆盆而已也。將公諭一伸。義風丕作。嗣是而請
謚。請廟。祭。請脩。寶錄。使。宗廟無不祀之帝。國家無
不正之史。胥此一疏爲之先也。其關於國體人心。豈淺

鮮哉。方又嘗手緝朝野彙編，而自爲之序，略曰：

高皇帝既定胡服，遂命宋濂、王禕等纂脩元史。元將福壽戰歿，勅以崇祀，謚以忠肅，擢其子爲太僕少卿。聖化培植，不三、四十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非風厲之明驗歟？夫元史且脩，何況建文？元臣且旌，何況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繇彙也。編惟

文皇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臣手跡，卽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訐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無一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秘藏之，禁解以後，稍稍始言。

革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卽御史給舍總城死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事皆泯泯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子子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探竒吊古。訪求其故聞。而褒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爲甚冷甚迂。而不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績於此。愚以是不揣拙鈍。不憚瑣綴。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地志。唯鏤篆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編。或覈一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

證其蹟之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華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尚在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魂，上可與夷齊爭光，下可與田橫比烈，其涸蹟縞黃，龜名備販賣，卜絕域，瘡哭深村，斯亦殷頑民，晉處士之伯仲已，大抵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錄褒異而表章之，以已往勸將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哀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下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聖明不諱之

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諸君子使諸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而後庶爲全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能竊而負之孤援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名耳若不爲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吊古者無所考衷精爽銷沈英風黯淡此豈獎頑激貪發幽闡潛之初志哉用勤是編以竟末議云爾方子五人泰親兌福徵壽胤俱有才名孫襄孫乙卯舉人

右都御史沈純父思孝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辛未謁選
時高新鄭以內閣掄銓事奇思孝貌令所知論意曰嘗
留曹郎行爲臺省地思孝應曰職宜令則令耳安知其
他辭而去知番禺番禺壯縣隣貪泉墨者相望思孝沮
如也時制府爲江陵私人以賄聞一日檄諸富人之外
國檀子毋錢爲幕府費思孝曰是弄富民引賊入堂皇
也不可又聽豪家說令縣開海口山可得稅數千思孝
復曰是必掘諸朽骨而後可職死不忍爲制府啗甚然
無以難思孝卒尉薦之召入擬工科給事中而粵帥有

憾於思孝者，乃進關制府曰：「一令強項，乃爾藉令高時臺省，乃公事去矣。」制府始密奏中之，易工科授刑部主事。會江陵奪情事起，思孝憤發不平，偕同官艾穆疏論之，得旨杖八十。戊戌，神電衛踉蹌血肉中間，關萬里賴天幸得不死。江陵切得賜環，晉尚寶丞，再晉光祿少卿。已改太常提督四夷館，遂尹順天。思孝感，上恩愈益發舒，無少顧忌。浸失當事意，客有善執政者，從容諷意，願不爲崖異。思孝勃然曰：「乃公以一死博富貴耶？」會丁御史此呂發科場事，楊冢宰疏此呂妄言思孝與之爭。

而漸有波及吳趙二太史。江李兩侍御者。思孝私憤曰。江陵雖往。遺氛猶在耶。王婁江初入朝。時望攸屬。一曰致書。論思孝蒼頭曰。爲言爾翁與我同仇。何如吳趙。思孝復書曰。不佞寧負相公。不敢賣友。以負國。以故諸保江陵及保大嶺山者。俱不署名。於是有乘風而擊之者矣。遂由京兆改南太僕卿。抵南而房御史環以私怨。詆謝忠介公。屬有三進士上書直忠介。俱罷去。思孝感憤太息曰。時事如此。不去將自及。遂拂衣歸。久之起南光祿卿。再擢右僉都御史。出撫三秦。寧夏難作。思孝拮

据行間轉餉濟師不遺餘力而持議間與督府異同遂
移思孝中州力辭不赴詔趣者再思孝曰不能三秦何
有中州尋晉大理卿駁闕郝金獄事郝故司禮張誠嬖
人也思孝不爲動陞刑部侍郎上曰思孝以郝金事
與刑部左不宜往遂晉工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兼兵部
右侍郎協理戎政疏減羊羶及止盛甲之請省金錢無
筭無何而日本封貢議起上疏力爭之與當事左而向
論科塲丁御史者亦從請中稍遷至叅藩復罹計典思
孝又爭之力卒不聽遂移疾乞歸上屢下溫旨勉留

而思孝自念直道難容終不能作繞指向人疏請益力
久之乃許去之日惟餘清風兩袖觀者填塞衢巷皆噴
噴歎咤曰此曩日杖下沈大夫也既歸杜門謝客幅巾
短褐蕭然如布衣時未嘗以一刺自通大吏于鹿絡釋
造請思孝悉屏絕之至談問閭隱疾扼腕裂臍卽媿媿
不自置一時蒞浙者皆嚴重之有疑事必咨而後行及
卒而吏民益思之以爲緩急無可恃也年七十晉江葉
相公銘其墓論曰公之忠蹇峭直稍類韓休而其淡面
剛心大似包孝肅乃唐宋之人尚能容孝肅與休而今

人不能容公。嗟夫。可以觀世矣。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監察御史許長孺聞達

許聞造字長孺。黃門相卿之仲子。黃門舉聞造。晚黃門沒。聞造裁十五六。卽康諸生。錚錚鐵中。二三豪貴家。握手戒曰。善避許生。許生不吾避者。久之。舉孝廉。席帽而見。令尹令尹戲之曰。帽價幾緡。徐獵纓應曰。時貴賤不作。入朝擊媚嫉之臣。蹕貂厲蟬。當是時。價不啻千金。過鄒鄉。遭鄒夫毀之。不直一錢矣。令尹失色。立起謝曰。

上公車不第。遂謁選得河間府推官。有能名。責歲歛。手以避會。帝子之潞藩。所過驛驛。太守舉一府供億。屬理畢。過置中。無禁郡比歲歛。兵餉不能以時給。行間脫巾呼。幾變已。太守方閉閣作狀。請督府軍與法治之。聞造不可。曰。輕俠數千。已出死命。使君即不自愛。奈震驚三輔何。適直指行近縣。聞造馳請他。庾餉之。遂解。無何以母艱歸。服闋。補東昌。其理東昌。猶理河間第。稍尚嚴。或問之。曰。河間法行自近。故濟之以寬。東昌稱目。疎濶。故糾之以猛。已而奏績。果最。天下理徵。拜貴州道監察。

御史憤東事建議風發請大司馬星忌諱不顧及條上
兵餉七事及請 聖上臨朝諸疏皆經國士體格心議
議也。更以時事益非責在宰輔乃上請裕相公書責其
為中外倚賴不宜妄自菲薄如某事宜爭某事宜言喪
志不行當決去就以覺悟 主上蘭谿不悅無何發瘵
還歲餘為御史如故出按甘肅甘肅 祈吏持節勇怯無
適情然聞造雄身為絕微心存朝廷聞曠使四出兩疏
極諫已慨然歎曰吾所彈治僅西徧一隅耳未若宵小
挾權潛覲君側為宗社生民憂之大者吾其以身為宗

社生民死庶幾上報。天子乃疏劾張侍郎養蒙曰：國政漸衰，政柄漸移，而奸邪孔壬之徒，乘機伺便，政自外入，關曲徑以達。宸聽政自內出，附輿援以徼內降，閃爍播弄，排斥忠良。又言主事洪其道歸名，頌德依附。且坤魏允貞之門墻，不顧名義，凡數千百言，疏入忤旨，落級爲肯嵐州判官，卽單騎走貶。所故事凡臺省曹署，以建言外謫者，卽諸臺使遇以賓禮，來則致餼去，必餽贖。乃聞造入見魏中丞允貞，則以部吏凌之，且誚聞造曰：不圖今日有此相見，蓋怒聞造疏中及之耳。聞造厲聲

曰。吾擊君側。小人不勝至此。固宜公之摧辱之也。然此相見猶勝無面目見天下人者。遂出九貞第。以一差檄遣還。餓。賸都缺。海內莫不以此爲魏公一肯。聞造既自晉還不勝憤世疾邪之念。每酒後耳熱。輒拔劍斫地歌。趙元叔佞諂日熾。剛克消亡之句。以自寫其憤懣。忽一日。無疾卒。聞造爲人剛直。負氣凜不可干。至爲人去害。就利不惜關白身。藉東竈。陳西甌。疾苦除歲。課千其太。如斯其細。必不言也。由理郡至御史行邊所。至燕。嘗二。簋不克。及舉賓客。簾則九俎六鋼。極水陸不厭。少喜讀。

戰國秦漢間書其文章英勁稱其氣略性孝孳孳對觀其先德卽鑄集物土治家舍索無剩叶所著有詩文奏疏家乘地理纂要蠶譜等書藏於家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余世用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其先越人高祖士賢北宦於燕占籍交河因家焉嘉靖甲子以詩經舉於京兆萬曆丁丑始登進士第選庶吉士卒業省中好考覽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繇至校大制作筆鋒縱橫超乘而上已卯授翰林院檢討預纂修會典書成進修撰己丑克經筵講官

導進右春坊右中允兼編修簡直日講與北海馮琦同
說通鑑時上希御法筵講臣具牘登乃與琦議以便
宜稍引古誼傳時政得失冀有所感悟不淺淺效說經
語陞右諭德兼侍讀轉左庶子兼官如故歷遷詹事掌
翰林院事大內火備講臣上章切諫拜禮部右侍郎尋
轉左郊廟大禮攝正卿以行登在講筵幾十年皆與馮
琦共事而琦再謁告歸里所值日亦登代進講獻納爲
多當其時禮卿闕且二年廷臣所推舉無慮十餘上皆
留不下及再以登名進名又在後上竟用焉在位統

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苗時政闕失抗疏力諫無
少規隨戊戌歲終舉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
自鳴紹興地出血二氣舛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若
征調酷榷織造開採鬱結無聊易動難安幸上思惟

天心圖謝過之實疏入報旨惕然明年九月太白經天
狄道山崩湧土出血登復上言方今星纏失度水旱爲
沴鑿山開礦地藏空虛不能固脈所以山崩川竭陵谷
變遷閭閻窮困郡邑蕭條戾氣鬱而不散怨毒結而成
形甚可憂也臣子不能動君父言數愈疏陛下爲天

之子天以非常譴告尚可恬然數日不報登見士習文體日趨浮詭深用爲憂上言今俗不遵聖經倡爲異說竊佛氏緒言煳亂耳目謂經籍傳註皆爲糟粕倫理法度皆爲虛幻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無害性真後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制義名爲新說甚悖理傷化宜絕其端勿使進奉旨摯爲功令下學官釐正焉登自署郡時請元子冠婚疏凡九上及正卿席並請建儲又至八疏病甚猶伏枕視草久之上意感動勅所司爲具將行大禮而登竟不能少待以病卒年五十有七登爲人

樸直端方。忠誠體國。平居以慎密自將。穆然簡默。言不出口。卽輦笑許。可不輕假借。及當大議大政。持論侃侃。無所回撓。居官廉儉。不視生產。平生不受人私。亦未嘗以私干人。少子從學官試。夫人祈爲一語。終不肯發。資產旣薄。又以分給親族。室無藏廩。官無藏橐。所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五終